

美國國家圖書獎評選五大文壇潛力新秀

艾米蒂·蓋吉 Amity Gaige ——著

白舜羽 ——譯

父親的 Schroder 罪

選擇夢寐以求的人生是罪？

如果是的話，懷抱夢想的人都該受罰。

期望永遠陪在妻子與稚女身邊是罪？

如果是的話，我此生最大的過錯就是我太愛妳們。

作家 鍾文音 | 《自由》及《糾正》作者 強納森·法蘭岑 | 《時間裡的癡人》作者 珍妮佛·伊根 好評推薦

美國國家圖書獎評選五大文壇潛力新秀

艾米蒂·蓋吉 Amity Gage ——著

白舜羽 ——譯

父親的 Schrödinger 罪

選擇夢寐以求的人生是罪？
如果是的話，懷抱夢想的人
期望永遠陪在妻子與稚女身邊是罪？
如果是的話，我此生最大的過錯就是我太愛妳們。

作家 鍾文音 | 《自由》及《糾正》作者 強納森·法蘭岑 | 《時間裡的廢人》作者 珍妮佛·伊根 | 好評推薦

父親的罪 / 艾米蒂·蓋吉 Amity Gaige 著；白舜羽譯。--初版。--臺北市：商周出版：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民102.01

面：公分。

譯自：Schroder: A Novel

ISBN 978-986-272-308-1 (平裝)

874.57

101027851

父親的罪

原文書名 / Schroder: A Novel

作者 / 艾米蒂·蓋吉

譯者 / 白舜羽

責任編輯 / 鄭雅菁

版權 / 林心紅

行銷業務 / 李衍逸、蘇魯屏

總編輯 / 楊如玉

總經理 / 彭之琬

發行人 / 何飛鵬

法律顧問 / 台英國際商務法律事務所 羅明通律師

出版 / 商周出版

臺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141號9樓

電話：(02) 2500-7008 傳真：(02) 2500-7759

E-mail: bwp.service@cite.com.tw

發行 / 英屬蓋曼群島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臺北市民生東路二段141號2樓

書虫客服專線：(02)2500-7718；2500-7719

24小時傳真專線：(02)2500-1990；2500-1991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09:30-12:00；下午13:30-17:00

劃撥帳號：19863813 戶名：書虫股份有限公司

E-mail: service@readingclub.com.tw

歡迎光臨城邦讀書花園 網址：www.cite.com.tw

香港發行所 / 城邦（香港）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駱克道193號東超商業中心1樓

電話：(852) 25086231 傳真：(852) 25789337

E-mail: hkcite@biznetvigator.com

馬新發行所 / 城邦（馬新）出版集團 Cité (M) Sdn. Bhd.

41, Jalan Radin Anum, Bandar Baru Sri Petaling,

57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603-90578822 傳真：603-90576622

E-mail: cite@cite.com.my

封面設計 / 蘇品銓

排版 / 浩翰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 / 高典印刷有限公司

總經銷 / 高見文化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2668-9005

傳真：(02)2668-9790 客服專線：0800-055-365

■2013年（民102）02月04日初版1刷

Printed in Taiwan

定價 / 300元

Schroder: A novel

Copyright © 2013 by Amity Gaige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WENDY WEIL AGENCY, INC.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Traditional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3 BUSINESS WEEKLY PUBLICATIONS, A DIVISION OF CITE PUBLISHING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權所有，翻印必究

978-986-272-308-1

城邦讀書花園

www.cite.com.tw

美國國家圖書獎評選五大文壇潛力新秀

艾米蒂·蓋吉 Amity Gage ——著

白舜羽 ——譯

父親的 Schrödinger 罪

選擇夢寐以求的人生是罪？
如果是的話，懷抱夢想的人
期望永遠陪在妻子與稚女身邊是罪？
如果是的話，我此生最大的過錯就是我太愛妳們。

作家 鍾文音 | 《自由》及《糾正》作者 強納森·法蘭岑 | 《時間裡的廢人》作者 珍妮佛·伊根 | 好評推薦

獻給我的父親

菲德列克·蓋吉 (Frederick H. Gaige, 1937-2009)

這是深藏最深的祕密

是萬物根源的根源

花蕾中的花蕾、天外的天空

它遠高於靈魂所能冀求，心智所能掩蓋

像是維繫著星宿的魔法

我把你的心帶著 用我的心將它妥善包藏

—
e. e. 康明斯

以下是梅朵與我消失之後，我們的行蹤紀錄。

我的律師建議我把來龍去脈交代清楚，我們去了哪裡、做了什麼、見了什麼人，諸如此類。蘿拉，妳知道我不是個安靜的人，我應該算是男人中很健談的，妳甚至可以說我聒噪，但我已經好幾天沒說一句話了，這是我許下的誓言。我嘴裡的味道陳腐潮溼，像洞穴一樣，看來我不是很擅長保持沉默，有好多事情想跟妳講，這也解釋了撰寫這份文件初衷的熱切，雖然妳也可以說這是個悲傷的故事。

我的律師也表示這份文件有一天將能在法庭中派上用場，所以很難不將這段文字視為某種形式的認罪。這不只是一要請求妳的寬恕，也是爲了萬一我們真的必須對簿公堂，得以用來面對想像中的陪審團。不知道「陪審團」這個字眼是否讓妳聽起來覺得緊張（我曾在某個片刻感到刺激），但不一會我就發現陪審團常常把事情弄擰了。他們堅守著第一印象，到頭來卻很少給予我們應得的陳冤昭雪或公正刑罰，他們多半讓案件在文字堆中扭曲。無論如何，很難不想到我的潛在聆聽者：律師、陪審員、美麗的暴民、歷史學家。但最重要的還是妳，妳是我的黨鞭、我的國家、我的妻子。

親愛的蘿拉，如果有可能回到只有我們倆的日子，午夜時分一起坐在餐桌前，我可能只會當這份文件是個道歉。

生命的抗辯

APOLOGIA PRO VITA SUA

從前從前，在一九八四年，我創造了另一份決定我一生的文件。表面上看來，它只是一份新罕布夏州奧西皮湖男孩營隊的申請表。當時我十四歲，在美國只住了五年。這五年間，我父親與我一直住在位於麻州多切斯特市的一間公寓頂樓。如果妳沒去過的話，我可以跟妳說那地方是波士頓南邊的一個窮鄉僻壤，擠滿各形各色的族裔。

即便我隱去口音，穿著波士頓棕熊曲棍球隊服，看起來跟多切斯特多數的愛爾蘭人沒兩樣，內心深處的我還是跟剛下船時一樣，對一切感到新奇，每天不斷發掘這新故鄉的點點滴滴。我還記得第一次聽見遊戲機吃掉二十五分錢的電子音效、第一次看到電動牙刷的景象，以及某一天在等公車時，一個大我沒幾歲的男孩將雪佛蘭敞篷車開上人行道，沒開車門直接跳出車外。我記得自己看過諸多類似景象，帶給我難以言喻的複雜感覺。一開始我對一切充滿稚氣的驚奇，但我隨即意識到要趕快收起這情緒。因為如果我是純正的美國人，根本不會如此大驚小怪。我時刻保持警惕，自我防衛意識隨侍在側，以免自己問了什麼笨問題。比方

說有一天當父親與我因故開車越過羅德島的邊界，我克制著自己不去問為何州界之間沒有檢查哨。妳一定不相信，我當時身上還帶著我的德國護照。

我第一次看到奧西皮營隊的簡章，是在小兒科醫師的辦公室內。每次去看病，我都會研讀一遍，直到有一天我終於把它塞進來克裡帶回家。我盯著簡章看了幾個星期，在床上、在浴室、掛在仰臥起坐架，直到簡章皺成一團。簡章照片裡的美國男孩懸在山崖與湖水間的半空中，三人一組扛著獨木舟。我開始幻想自己與他們同遊，我想像自己在小麥田中匍匐前進，學習跟蹤與採集技巧。我會一馬當先、衝鋒陷陣，不是為了當英雄，只是想打頭陣而已。我對奧西皮成年禮格外感興趣，只有年紀最長的男孩才能在他們的最後一年，單獨一人在湖中無人島上過夜宿營。這一刻，未來的我終於誕生，在這想像的畫面裡：艾瑞克·施洛德，一個在黑夜中生火的生存者，獨自一人、自立自強，從社會的束縛中徹底解放。入睡之前我還是個男孩，隔天醒來之後就此長大。

要申請參加這個營隊，我只要填好表格並寫下自我介紹即可。不知道他們想看的是哪一種介紹？哪種男孩才符合要求？我坐在父親的桌前，望向窗外沙加摩爾與沙文丘街的轉角，我的兩個同學正為一根壞掉的曲棍球棒大打出手。我把一張紙塞進父親的打字機，開始打字。

從某個角度來看，這是我寫過最真實的故事。其中有成長的包袱、母親的早逝、毫無根

據吹噓的責任感，以及對未來無所畏懼的希望。當然，其他人，包含法庭比較常用的角度看來，我的故事純粹是胡扯。是一個虛假的、扭曲的、偽造的、詐欺的、絕望的謊言。但當時是一九八四年，我還不認識妳，我還沒開始對妳說謊。在我認識妳之後，就完全臣服於妳。當年我只是個孩子，坐在父親的打字機前，穿著白色運動襪的雙腿盤在膝上，頂著一頭蓬亂金髮，不像現在髮根黯淡。我在信封上寫了地址，摸了一張郵票。該在寫滿字的紙頁下緣簽名時，我靈光閃現，第一次用了現在這個妳認得的名字。姓氏並沒有很難選，我想要一個英雄的名字，而在多切斯特，我只聽過一個男人的名字，一個土生土長、被迫害的愛爾蘭人，半人半神。他也是一九六三年發聲鼓舞西柏林群眾的男人。即使在他被暗殺之後許久，仍為西柏林人留下微光般的自尊，他的傳奇地位在我父親與我抵達美國後仍歷久不衰，事實上妳可以說約翰·甘迺迪根本是我們來到這個國家的理由。

我花了好幾個月攔截信件，希望收到來自奧西皮的錄取信。信中會以全額獎助金錄取讓我參加營隊，也會對我人生的磨難感到同情。我日夜夢想這封信的到來，結果當信真的寄來時，我反而不敢相信。「奧西皮營隊相信每個男孩都有權享受夏日時光……我們致力協助經歷各種不同境遇的男孩……敬請前來我們鍾情的湖岸加入我們……奧西皮，讓好男孩在這裡變成更好的男人。」我心想，太棒了，我接受！我可以編織各種不同的人生境遇！我的興奮之情在聽到父親轉動樓下門廳鑰匙的聲音時稍減，我意識到我不能把信拿給他看，畢竟這信

是寄給另一個男孩的。於是我給他看了快被揉爛的簡介，告訴他我跟營隊主管進行了男人之間的對話，我甚至跟他說得到獎助金是因為我很優秀，並為我倆的未來畫下大餅。我們整晚都在公寓中跳舞度過，這大概是父親最接近恣意享樂的一次經驗。

沒有人真的核實我的故事，到了當天，我從波士頓搭上一班往北的巴士，坐了兩個小時的車，在一個叫摩頓維爾的站牌下車，營隊代表在那邊接應我，另外一個獲得獎助金的男孩則在那夏瓦上車。我們下公車後，穿著工作褲的健壯女人迎了上來，她是唯一的女性營隊伙房，名字叫伊達。另一個男孩含糊地自我介紹，伊達轉而看著我說：「那你一定是艾瑞克·甘迺迪了。」

為什麼他們會相信我的故事？天曉得。我只能說這是一九八四年，當時寄信就可以申請一組社會安全號碼，也沒有資料庫這種東西，要很有錢才會有信用卡，遺書會放在保險箱，現金弄成一大疊捆起來。當時沒有無所不知的科技，沒有人想要無所不知。你說自己是誰就是誰，而我理所當然就是艾瑞克·甘迺迪。

接下來的三個夏天，我便保持這個身分，沉穩的艾瑞克·甘迺迪、鐵打的艾瑞克·甘迺迪、唱歌意外優美的艾瑞克·甘迺迪。我的變化極為驚人，第一個夏天我用顫抖的聲音說話，只有我自己知道這是為了避免被人聽出口音。內心深處我總是害怕有個真正的德國人會跑來用德語問我：「動物園站要怎麼去？」而我據實回答。但這情境從未發生，沒有人懷疑

過我、質問我，或想要傷害我。在奧西皮，男孩們被教導要信任其他人，這是為自己好，爲了高貴的自我努力。無論我如何扭曲地看待這種陳舊的教訓，仍必須說我虧欠這個地方。過了一陣子，我從團體的邊緣逐漸邁向核心。我脫下襯衫加入營火舞的行列，我在飯廳領著大家吵鬧地領取食物。第一個夏天末了，他們讓我再也無法閉上嘴巴保持安靜，在此之後，我幾乎沒有停止講話。

終於來到我獨自宿營旅行的時刻，這是我在奧西皮的第三個，也是最後一個夏天。那一年天氣異常溫和，平穩的微風掃過湖面，形成輕拍克里斯遊艇底部的幽暗水波。我在前幾個夏天巴結過的那些男孩都走了，比較年輕的新進者，頭髮帶著梳理過的痕跡，在碼頭邊遊蕩著看我啓程。我意識到我變成了大男孩，我離開後他們會懷念的那種大哥哥。船塢指導員開船將我帶向遙遠的座標，把我留在滿是蚊蟲的硬石海灘上，那一夜彷彿無窮無盡。但這與我的故事不相干，我想告訴妳的是，那天清晨，我聽見克里斯遊艇穿過濃霧靠過來的聲音，我拉開尼龍帳棚的拉鍊一躍而出，彷彿脫出皮囊，了解自己完成了一件真正了不起的事：我選擇了自己的童年，我找到了與我現下相符的過去。因此，在奧西皮這群人熱心地幫忙與推薦下，加上我不太想在這裡詳述的一系列偽造文書，最近這些文件的影本才在我的桌前堆疊起來，總之以艾瑞克·甘迺迪的身分被紐約州特洛伊市的繆因學院錄取，我在繆因學院半工半讀，在多樓層停車塔的收費站兼職打工，剩下的學費則由培爾獎學金補貼（順帶一提，我

後來還清了）。我主修傳播，不是頂尖學生，妳知道的，在班上踴躍發言很簡單，但要做出自己的作品又是另一回事。我不爲人知的雙語能力讓我精通其他語言的學習：西班牙文，甚至日語會話。畢業後，我在附近的阿爾巴尼醫學研究中心找到一份醫學譯者的工作，我在那裡待了六年，波瀾不興，自由如鳥。

當然，鳥兒並不自由，鳥兒幾乎做什麼事都不自由，牠們是自然界中最勤奮的生物，耗費每時每刻，盡可能囤積糧食，竭力避免競爭劣勢。身爲鳥類著實再忙不過了。像鳥一樣，我身爲艾瑞克·甘迺迪時永遠都在工作。也像鳥一樣，我不覺得那是工作，我以爲那是存在。最原始而殘酷的欺瞞早已發生，那是我對父親的欺瞞。只要身爲艾瑞克·甘迺迪，父親就很難找到我。即使我人在奧西皮，我也會告訴他，新罕布夏州的荒野中沒有電話，但如果他想要打給我，我很樂意去最近的城鎮，通常他會用德語說：「不用了，不用了，艾瑞克。」接著再慎重地用英文說：「我該看到你時就會看到你。」

沒錯，他該看到我時就會看到我，不過這很少發生。大學時代，我像其他年輕人一樣，忙著讓生活看起來比現實人生有趣，只有在絕對必要的時候我才會開車回多切斯特。我獨自一人畢業，穿著黑袍與學士帽，等到七月才帶著父親做校園巡禮，整個地方杳無人煙，只有成人網球營的學生在上課。在繆因上課期間，我跟一位沒有孩子的教授很友好，他幫我簽下了第一間公寓的租約，那是在華盛頓公園對角的一房住所。

在阿爾巴尼的我很快樂，很少出城。我喜歡這城市侷限的視野，和那些舉足無輕的好戰政客。在阿爾巴尼一定會看到一群女孩們嬉鬧，在廣場前取笑遊客。我擁有找到生性開朗的女人約會的才能。這些關係簡單而無拘無束，她們不會拿我當成沮喪情緒的垃圾桶。空閒時，我偶爾會做做研究，或與一群外國移民在聖羅絲學院的山丘上踢足球。在這之後，我想，一切就發生在這件事之後。

一開始我並不知道那件事就是妳。

妳啊，我第一次見到妳的時候，妳正在幫一個從樹上跌下來的孩子上夾板。大概有一打左右的孩子圍成一圈看熱鬧。受傷的男孩痛得大吼大叫，只有妳能接近他。那是我的午餐時間，四周的嘈雜聲讓我反感，我站起身來準備離開。但我的目光瞥見了妳，時光頓時暫停*。為何會有這種停滯？妳到底哪裡特別？還是我注意到妳的那個片刻有什麼不同？難道是因為妳不管那孩子歇斯底里、又踢又叫，仍如此冷靜地持續包紮他的手腕？時至八月，正當炎熱腐臭的夏末。稍後，我得知妳從七月起便負責照護二十個疏於照料的阿爾巴尼小孩通過生命毒藤叢生之路。妳看來需要沖個澡，但我的注意力全繫在妳身上。在我心中已將妳洗淨，穿上無袖洋裝，手上拿了杯白酒，並將妳的臉龐轉向我。我起身走向妳身旁想要幫忙，心想這種感覺是否會繼續，心想我是否可以串起更多這種控制我的狂喜情緒。蘿拉，誰知

道爲什麼？誰知道爲何會與命中註定的某人墜入愛河，而非另一個無名氏？成篇累牘的情詩在臆測中憔悴。我想說的是，很抱歉當時我選擇了妳。但我想此時我寫這份文件的動機是提醒妳，這一切不全然只是浪費，聽著：我們契合嗎？我相信是的，我們有一陣子非常契合。雖然妳給我的第一印象極爲冷淡，但當妳發現我是個不錯的傢伙後，頓時變成一顆巨型的棉花糖，妳沒辦法控制自己，很快妳就帶著書籍、散茶與漬梅來找我。妳的調情甜膩而小題大作，彷彿之前一生與男人絕緣，因此把我當作年輕女孩來勾引。

雖然妳是純正的美國人，我卻遠比妳更美國：我更加渾然天成、隨意自在。從很多方面來說，我仍是來自奧西皮營隊的艾瑞克·甘迺迪。我因爲這個角色而得到繆因學院豐厚的獎學金，年屆三十之際，這角色需要稍作更新。有了妳，艾瑞克·甘迺迪才能成熟。妳比他年

*暫停是什麼？爲了方便討論起見，我想把我的答案限縮在對話互動裡，其中暫停的定義是：一種兩個以上參與者間的言語中斷（而非，比方說，一個人單獨在浴缸中進行存在主義式內心獨白的反論時刻）。相較於沉默，暫停更爲短促，比較像是迷你沉默，某種在話說出口之後與想套出對方接下來要說什麼之間的遲疑；或者是用批評或懊悔的方式反省先前說過的話；又或者是因爲別的主題或巨大聲響分心，但仍想要看起來在思索的樣子。沒有人問過我，但我個人把暫停判定在兩到三秒的區間。暫停可能確實是次級沉默，至少歷史上看來如此。而沉默，那些慵懶的時光片刻足以讓心情沉澱、口乾舌燥、真相大白，當然格外重要而值得研究。然而筆者堅信無論暫停或沉默，都可能是理論家與暫停學之母卓菲亞·杜德克（Zofia Dudek）所稱的「功能性失調」（functionally deficient），什麼都不說也代表了某種意義，兩者皆值得研究與留意。

輕四歲，但沒人想得到這點。妳身手敏捷、認真負責、深思熟慮、注重健康。妳時常帶著自己的零嘴。妳很容易就覺得被冒犯，只要提到不小心觸碰到妳地雷（比方說公共建築中沒有無障礙設施）的一長串社會議題，就會讓妳面紅耳赤，妳總是準備好要展開有禮而咄咄逼人的爭辯，彷彿妳的生命被長期的誤解所傷。

我是那麼快就放下了其他所有的承諾，拋下朋友、聚會與我的興趣。雖然妳如此年輕，我卻有種好像學生愛慕妳的感覺。也因此不管妳做了什麼舉動，或是不經意或是刻意，對我來說都是正確的事。妳是如此謹慎地對待真理，妳總希望說出口的話是面面俱到的道理。只是在診所裡填個表格就會花上妳半天時間，原子筆頂著嘴唇沉思。妳每天或每週運動？嗯，妳一週運動數天但並非每天都做。我靠在妳肩上，幫妳回想一切妳所在意卻無關緊要的瑣事。我喜歡與妳一起研究商品條碼，不管是雜貨店還是汽車監理所的各種條約細則。在美國，力求精確的機會俯拾即是，而任何人都逃不過妳的法眼。當然，除了我以外。

婚姻。不同期待的衝撞產生了新的旋律。我們辦了一場小型的市民婚禮，在維吉尼亞海灘度了蜜月。這些儀式之後，我們租了間公寓、重新安排傢俱擺設，然後終於得以空閒下來。我們就像每一對新婚夫妻一樣緊張地想：好，那接下來呢？我們該怎麼繼續下去？有一段時間好像少了一個像是領袖或老大的人，我們之間迫切地需要第三者，他的角色是指揮我